

【浮生】

秋风乍起



□雪樱

初秋的风，很轻、很轻，像婴孩的手指触碰妈妈的发梢，痒痒的，又柔柔的，不经意间一个高空翻筋斗，把夏日的秘密转化为秋天的童话。

那条东西走向的马路又热闹了起来。开学报到那天，送孩子的家长排成长龙，这边男士们双臂抱怀，满脸镇静地一路目送，那边女士们扎堆聊天。有一位母亲瞅见孩子回头摆手，蹦下马路牙子，跑到汽车旁，从后备箱里拎出一袋子东西送了过去，高跟鞋“笃笃笃”的声响，引来一小撮目光的检阅。“哎呀，我怎么忘了这回事！”另一位母亲见状，跑进路边小超市，买了一大包花花绿绿的小零食，大红的裙裾迎风摆动，旋着旋着就起了波涛，她的心一定也跟着乒乒乓乓吧。把时间的钟盘往回拨二十年，那位母亲俨然是我母亲的模样。

那年秋天来得早一些，一场秋雨过后，满街树叶飘零。升入初中，报到当天就安排集体军训。军训地点不在学校里，而是要去10公里外的腊山。于是，报到入班后，各班级排队步行去指定地点乘坐大巴车。队伍出了校门，家长们一路蜿蜒跟在后面，开始了目送——人生中有许多第一次，没想到第一次目送是在军训中完成。我的手里拎着两大袋生活用品，不一会儿，额头就冒出黄豆粒大小的汗珠，手指被勒出两道红印子。秋风飒飒，起了旋律，眼看一个最高音，又一个最低音，就在这高低起伏之间，完成了季节的交接。不知母亲怎么瞥见了我的满头大汗，快到路口时，从行进的队伍中蓦地伸出两只通红的手，她唤着我的名字，递过来三瓶矿泉水。我又渴又急，三瓶矿泉水又陡然增加了负重，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回去吧。”便头也不回地向前，心里嘀咕道：真是多此一举。那个时候，为了升初中我刚剪成短发，剪去马尾辫，恍若剪掉了青春的记忆，内心空落落的，加之换了新环境，有太多不适应。

本以为“多此一举”的矿泉水，上车后就被我干掉一瓶。车厢里弥漫着一股臭脚丫味儿，叫人不禁掩鼻。没有座位，只能一手抓握扶手，在颠簸摇晃中，我咕嘟咕嘟灌个不停，把矿泉水瓶子捏得“咣咣”作响。出了市区，大巴车驶入荒野，在山路上绕来绕去。望着路边的水塘和石头，我轻嗅到荒芜的气息。到了目的地，满心满眼都是好奇，直到中午去餐厅就餐时，我才意识到军训的苦。饭前唱歌，然后大家一蜂窝抢凳子，抢不上的就站着吃，大锅饭比想象的还要难以下咽，一荤两素，一个馒头或米饭，很多同学扒拉几口，就排着长队去倒饭了。回到宿舍里，我才傻了眼，楼层没有热水，需要自己去一楼打水喝。当天晚上就有女生用凉水洗头，结果受凉发起烧来，不得不通知家长来接回家。

从军训第一天起，打热水就成为头等大事。宿舍里没有暖壶，只能用带去的水杯接水。用水杯接满热水，怎么运回五楼宿舍，这是个技术难题。我走几步放下来，缓缓烫红的手，再憋着劲儿走几步，到了宿舍，双手似乎已经烫熟了，不听使唤。母亲塞给我的矿泉水还剩两瓶，我不舍得喝，放在窗台上，每天起床看到，就像看到母亲一样亲切，内心的委屈一下子涌了出来，却忍着不能哭。军训是件很飒也很痛苦的事情，站军姿、摆动作、体能训练，身体的不适感很快就淹

没了新鲜感，还有夜里拉练，听到教官的哨声响起，必须第一时间起床穿衣到楼下集合，最后一个到的同学罚做俯卧撑。说来也巧，我们的拉练都赶上了下雨，淋湿了衣服，也打湿了心。附近的荒山野岭、池塘、石子路，伴着青蛙叫、虫儿飞，平添几分乐趣。山里比城里温度要低几度，秋风如扫帚，掠过脸庞、胳膊、脚踝，穿过五脏六腑，好像把体内的躁动淘洗个干净，让我们脱胎换骨做个新人。回到宿舍，我立马扑在床铺上，累得动弹不得，但不敢睡得太死，生怕哨声再次响起。军训结束前一天晚上，教官就来过这样一次突击，刚拉练回到宿舍，没过10分钟又要进行拉练，说是雨停了，接着训练。

和同学混熟了才知道，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很多同学绞尽脑汁备下“干粮”。同宿舍的菁菁背包里装了7瓶矿泉水，大惠更有心机，把饼干、火腿肠、口香糖缝在了卡通抱枕里。那段日子，她的口香糖成为我们四人的提神利器。听说楼后面有个小卖部，胆大的同学溜出去买饼干和水。教官哪能不知情呢？既生气又心疼，不过是睁只眼闭只眼而已。军训第三天，也许是我体能消耗厉害，实在太渴了，剩下的两瓶矿泉水被我一次喝了个干净。痛快之后是痛苦，每天接热水，热得满头大汗，晚上睡不着，躺在床上掰着手指头数还有几天能回家，眼前浮现出母亲的身影，恨不能长出翅膀立马飞回家。

秋风乍起，思念浓，心海浪花翻卷，最是离别催人泪。二十多年倏忽而过，回首那年军训时母亲的目送，我的灵魂似乎一夜之间成熟，懂得了这背后的生命要义——每年秋天迎来新学期开学，在刮秋风的时节隔空抛给我们一个人生命题，那就是分离。“悲秋”向来是古人诗词歌赋的主题，就连曹雪芹也不能免俗，首席诗人林黛玉的《秋窗风雨夕》就足以传递心曲：“谁家秋院无风入？何处秋窗无雨声？”一首诗里连用15个“秋”字绝不是巧合，有种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的悲凉感。曹公后来迁居北京西山黄叶村，每到秋天敦敏、敦诚前来探望，他们登碉楼、望秋景、诉衷肠，这样的相聚都被他写进书里。因此，品味《红楼梦》里的秋景秋意，内蕴着曹公直面死亡的复杂心境——办诗社、螃蟹宴、赏桂花，一切美好得不像真的，要知道，菊花、桂花是秋天，螃蟹、菱角、鸡头米、栗子也是秋天，就连那一碟桂花糖蒸新栗粉糕，也是秋天的馈赠。曹雪芹是个“细节控”，以物写人，以人显物，他最擅长。雨夜宝钗、宝玉探望黛玉，一个派老嬷嬷送来燕窝，一个嘘寒问暖细关心，宝玉身披蓑衣，头戴箬笠，一副渔翁的扮相，逗乐了黛玉。转瞬即逝的美好，暗合着青春的流逝，曹雪芹不惜笔墨写秋之美，恰恰在于一种深情和挽留，为后面的离别做铺垫，一如为死亡做注脚。

从小到大，我们受到的很多教育不过是为了从容地面对死亡。真正使我们睁开心灵之眼的往往不是来自某种灌输，而是那些渐行渐远的亲身经历。记忆本身从不骗人，回首往事的时分，亦是攀着记忆的绳索，向过去索取经验，然后回过头来直面当下。那年军训的痛与罚刻骨铭心，阳光镀在皮肤上的古铜色烙印早已褪去，唯有心灵的场景历久弥新：军训结束那天，母亲去学校接我回家，第一顿饭是西红柿鸡蛋打卤面，我吸溜吸溜吃得满头大汗，一气干掉了两大碗。母亲站在一旁手摇蒲扇，好像絮絮说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都没说。

【世相】

早餐的陪伴

□李晓

星星还在空中睡眠惺忪地眨巴着，天色还没变亮，刘大叔便早早起床了。

刘大叔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，是用豆浆机磨豆浆，这是一家人早餐时要喝的。以前老伴在世时，家里有一个乡人送来的小石磨，他和老伴在阳台外边的小石磨上咿咿呀呀地推着，乳白色的豆汁汩汩渗出，一部分做豆腐，一部分做豆浆。这纯手工做的豆腐、豆浆，一家人吃了好多年。

刘大叔的儿子，我叫他刘哥，在城里一家机关单位上班，今年55岁的人了，皮肤还很白嫩。人家问他，皮肤为啥那样白？他乐呵呵地回答，喝家里自己磨的豆浆喝白的。

前年，老伴走了，81岁的刘大叔也推不动小石磨了，便改用豆浆机制作豆浆。每天，刘大叔都是躲在屋里关上门启动豆浆机，他怕那声音影响了还在酣睡的儿子儿媳。

这是寻常日子里的一个早晨，刘哥和妻子起床，洗漱完毕后坐到餐桌前，晨光透过窗户，静静地洒在餐桌上：冒着热气的豆浆，用荷叶蒸的麦面饼，水煮的乡里土鸡蛋。窗外，枝叶婆娑中小鸟啁啾。刘大叔望着儿子儿媳吃得可口，眉开眼笑。这些食材，大多是刘大叔的乡下亲戚送来的，早餐的味道，散发着老家山水的气息，抚慰着肠胃，浸润了肺腑。

刘哥和妻子的单位都供应早餐，但这么多年来，一家人在一起吃早餐，已成为习惯。中午在单位吃，晚上应酬也不少，一家人的相聚，大多在早餐的餐桌上。

吃早餐时，一家人吃着，有时随意聊上几句，也算是一种信息交流。有天吃早餐时刘大叔说，听说退休金又涨了一点，我还没去银行看看。刘哥说，爸啊，您这年纪了，多点点有啥关系？我们就希望您长寿，多陪陪我们。

儿子这么一说，刘大叔的老泪一下忍不住涌出了眼眶。他的声音里带着微微哽咽：可惜，你妈走在了我前头，她一直想看到孙子结婚，当上曾祖母再走。

刘哥和妻子起身，轻轻拍打着老父亲佝偻的后背，柔声安慰他：“爸啊，您好好活着，州州已经恋爱了，结婚成家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”

刘哥说的“州州”，就是他的儿子。儿子在北京上的大学，读了研究生后，进入一家大型企业工作，在北京按揭买了住房，刘哥给他付了首付。

买房那年，州州的奶奶还没走。一天晚上，两位老人在家里把所有的银行存折摊在桌上，到期的、没到期的，反反复

复地算啊算，凑齐了80万元。第二天吃早餐时，刘大叔和老伴把一个布口袋打开，把钱一叠一叠码在桌上，说：这都是我们这些年的存款，给孙子攒着的，都拿去，把北京买房子的钱都还清了，欠房贷不好，不要让孙子心里着急。

这是刘大叔夫妇一生为人的信条，不欠他人的钱，哪怕是房贷，他们在心理上也没过去。把钱都付完，住在房子里没啥心理负担，这样的日子才是踏实的。那天早餐桌上，刘大叔才告诉儿子，他和老伴去了6家银行，才取齐了这80万元钱。

刘大叔试探着问：“要不，我和你妈把这钱送到北京去？我们一路上会小心的。”“爸，现在都是网上银行交易，哪还用这个啊？”刘哥夫妇把钱收下了。那天出门前，刘哥走上前，轻轻拥抱了父亲和母亲。两位老人都没有躲闪，接受了儿子的拥抱。能够为孙子解决一些实际困难，他们发自内心的开心、满足。

刘哥用父母这些钱，自己又筹了一些，把儿子在北京的房贷全部还清了，他在电话里说：“儿啊，爷爷奶奶攒了一辈子的钱都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工作，早点成家。”儿子说：“爸，您放心，到时请你们和爷爷奶奶一同来北京参加我的婚礼。”

前年夏天的那天早晨，刘哥一家人吃了早餐，有母亲做的手擀面、小米粥、茶叶蛋。吃完早餐，母亲送儿子儿媳出门，还送到了电梯门口，这是以前少有的事。直到刘哥夫妇进了电梯，母亲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和你爸去买菜，晚上炖鸭汤，你们回家吃。”夫妻俩点点头说：好的，妈。

那天上午11点多，父亲给刘哥打来电话，声音颤抖慌乱：“你妈不行了，快回来……”

刘哥从单位奔回家时，母亲已经嘴唇发乌，双目紧闭。送到医院，医生告知，已无生命体征。母亲患的是心梗。

和大多数中国式父子一样，刘大叔和儿子平时的交流不多。刘大叔一向严厉苛刻，从小到大，很少对儿子说一句表扬的话，即使内心肯定时，也就是轻哼一声“这还差不多嘛”。

老伴走了以后，刘大叔对儿子的依赖更深了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早餐，便成了彼此的陪伴。

刘哥知道，等他和妻子去上班后，家里就剩下老父亲了，窸窣窣声里，是父亲收拾老家当发出的声响。有天他中途回家，看见父亲躺在那把老藤椅上睡着了，胸前被嘴里流出的口水打湿了一片，椅子上是家里的老影簿。老影簿里，一生温良恭俭让的母亲依然在笑盈盈地凝视着尘世亲人。